

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供党校大专学制用)

李宗阳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供党校大专学制用）

李宗阳 盖运丰 编著
张瑞生 贾文炳

责任编辑：魏克忠

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供党校大专学制用)

李宗阳 盖运丰 编著
张瑞生 贾文炳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875印张 260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7094·547 定价 1.65 元

編 者 的 話

本书原是为陕西省委党校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班编写的教材。在多年试用的基础上，又于一九八五年全省党校教材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依据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干部教育工作的要求，首先注重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结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力求论证理论原理，掌握理论基础和尽可能说明一些重大实际问题；注重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革命人生观和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当前哲学界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并表达了我们的见解；也注意到以积极态度对待新技术革命和有关新兴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所具有的新义。

在编写过程中，还参阅了兄弟党校和部分高等院校的哲学教材，吸收了理论界同行的一部分科研成果，在此谨致谢意。

本书由李宗阳同志主编。参加编写的同志有：李宗阳（绪论、结束语）、盖运丰（第一、二、三、四章）、贾文炳（第五章）、张瑞生（第六、七、八、九、十章）。鲁子平同志参加了第八章的起草，并对全书进行了校订。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本书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尚盼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3)
第二节 人类认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及其发展	(1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科学的世界观	(20)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 高度统一	(24)
第五节 世界观、思想路线与工作方法	(27)
第一章 物质和意识	(32)
第一节 世界统一于物质	(32)
第二节 物质的存在方式及其运动的规律性 ..	(40)
第三节 意识是人脑对物质的反映	(51)
第四节 意识的能动作用	(56)
第二章 物质世界的联系和发展	(61)
第一节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62)
第二节 物质世界的不断发展	(71)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严密的科学体系	(75)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80)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	(80)
第二节 量变质变规律	(107)
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	(118)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诸范畴	(132)
第一节 本质和现象	(133)
第二节 内容和形式	(138)
第三节 原因和结果	(142)
第四节 必然性和偶然性	(146)
第五节 可能性和现实性	(151)
第六节 全局和局部	(154)
第五章 实践和认识	(157)
第一节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157)
第二节 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168)
第三节 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过程	(178)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真理观	(188)
第五节 认识论和思想路线	(203)
第六章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207)
第一节 人类社会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的统一	(207)
第二节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218)
第三节 科学社会历史观的形成	(227)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是改造社会的强大 思想武器	(234)
第七章 社会基本矛盾	(239)
第一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239)
第二节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258)
第三节 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	(273)
第八章 阶级、国家、社会革命	(277)
第一节 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	(277)

第二节 社会革命	(294)
第九章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305)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305)
第二节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	(313)
第三节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制度的变 革和进步	(324)
第十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335)
第一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335)
第二节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346)
第三节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355)
结束语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362)

绪 论

我们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生奋斗目标，按照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一切有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活动。为此，就必须懂得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什么是科学，为什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反映，为什么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只有如此，才能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这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科学。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哲学作为世界观又是贯穿一切的。因此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首先学哲学。要从世界观上，特别是社会历史观上奠定共产主义思想基础，使共产主义的科学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扎下根来，使我们成为完全自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为了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为了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更需要知识、需要本领，按照历史赋予的任务，立志继往开来，振兴中华。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而斗争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事情、对问题、对形势，人们都不免各有自己的基本看法、想法和做法。这就有看对了的、看错了的，干好了的、干坏了的，或者是茫然不知如何是好的，这就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为了把事情看得准、想得对、做得好，高瞻远瞩，探明事理，少出差错，少犯错误，就要解决世界观问题。除了学习其他专门

学科专业知识外，又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的、指导其他一切知识领域的学科，即关于世界观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哲学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改造世界观的过程。

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离不了确立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三件大事。只有思想路线对头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才能正确。而思想路线对不对，就看哲学思想对不对，看世界观是不是端正。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要学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世界观问题。林彪、康生、“四人帮”为了其罪恶目的，在十年动乱中搅得昏天黑地，最根本的就是在世界观上制造“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局面。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拨乱反正中首要的就是拨了指导思想上的乱，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中首要的精神，就是坚决抵制“两个凡是”，坚持和发展了由毛泽东同志所奠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此才有了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胜利，才得以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才得以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迎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新时期。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不寓有科学的世界观。根据党的十二大新党章的精神，为了同党中央保持思想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就必须从理论上不断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而最根本的则要从世界观上解决问题。如此，也才能领悟到一个好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真正懂得怎样才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并由此提高看问题、办事情的水平和能力。

我们知道，要真正从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党章把它规定为三项基本要求之一。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①他还明确指出，要加强包括人生观教育在内的各级学校教育。^②是不是、能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个人还是为人民，这就是个世界观问题，具体说就是人生观问题。人生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关系到哲学的党性原则问题。因此，为谁服务的问题，也要作为世界观的一个重大问题来看待，来解决。

学哲学，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与此相应的坚定共产主义的革命人生观，一心一意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节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世界观与哲学 世界观(或宇宙观)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周围世界一切现象的基本看法。由于人们历史上所处的阶级地位、社会关系、实践经验和所接触的知识领域的不同，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的看法。如旧社会有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或者“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以及“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等等，还有“人生如梦，醉死方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有的则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等，还有各类宗教鬼神观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89页，第328页。

念，诸如此类。今天社会上流行的所谓“关系学”，所谓“实惠主义”，实际也是一种庸俗的利己主义的世界观。总之，从总体上对世界现象的一般看法，包括处事的基本态度，或是或非，积极消极，都不外乎人们常说的世界观。人们的思想行为、感情意志，受各自不同的世界观所左右，它规定着人们的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或正确或错误，或革命或落后，或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因其世界观的不同而异。世界观问题不仅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问题，也是关系每个人的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即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人们对自然界的各个方面，对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各有其知识、经验，并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但它各有其观察的局限性和学科的专业性，不能起世界观的一般作用，哲学则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以及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对整个世界一切现象的总的看法、根本观点所构成的理论体系。学哲学，就是为了学会如何从总体上、根本上把握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用以解决世界观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用什么样的世界观支配自己的言行，指导自己的工作，正确地对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事情，使我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发挥力量，作出贡献。

哲学有一个特点，即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学哲学就是要着眼于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有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就有什么样的方法，即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观点和方法的统一，理论上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就是说，怎样看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看法去观察、分析问题、处理问题，

就成了方法论。你承认客观世界自身存在固有的规律，你就会自觉地努力按照客观规律看问题、办事情。不对了，就会改。你如果不承认客观规律，认为这都是由人想的，由人定的，你就不免要瞎说乱干，甚至胡作非为，即所谓“不明其理，不得其法”。所以说，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观点和方法的一致。那么立场呢？人们的不同立场，是由不同的经济利益以及由此派生的政治利害关系决定的。阶级立场之不同，就是为不同阶级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所决定的。经济利益又集中表现为政治利害关系，立场问题在这种意义上也就是政治态度问题。一切剥削阶级都为一个共同的、损人利己的、极端自私的阶级利益所限制，它对世界一切现象、一切问题的看法，都是从这一己的阶级利益出发的。在它看来，凡有利于它的都对，不利于它的都不对。这就是剥削阶级利益决定了剥削阶级的立场、世界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它的共产主义理论是要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最终归于消亡的。因此，它的阶级利益同解放全人类的利益完全相通，它没有一己的、自私的狭隘阶级利益。这就决定了它所立足于大公无私的原则立场，能够不抱任何阶级偏见地去看世界、看一切，因而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这就是立场决定观点的道路。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消灭了，人们没有了根本的利害冲突，在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还有立场问题吗？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般说，不再存在根本对立的阶级立场了。这就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破除了千百年来的大隔阂，更能团

结互助，和衷共济，这也是社会主义一大优越性。但立场问题还是有的，除了敌我矛盾的立场对立外，人们之间还有非对抗性的、具体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不同立场，比如“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就是不同立场。又如不同单位，不同集体，不同的人遇事各从各自己的或本位的利益出发看问题，往往各执一端，争执不下。这就是立场不对头所形成的偏见，如果都能持以公正无私的立场，那么，看事就客观了，问题就容易得到正确的解决。所以从哲学上讲，即使人民内部，仍有立场问题；立场不对头，就会限制看问题的客观性、全面性，影响观点和方法，也就影响正确顺利地看问题、办事情。当然，这完全不同于阶级立场，但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因某种利益上的矛盾而造成的立场问题。因此，学哲学，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当着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在国内仍然存在着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存在着封建残余影响和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等精神污染的社会生活中，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观点，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同时，要坚决同经济犯罪、刑事犯罪作斗争，坚决清除精神垃圾这都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对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就更是这样了。

哲学的基本问题 意识(精神)和物质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亦即世界观的最高的决定一切的问题。各种哲学主张各有其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但究竟谁是谁非，则取决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如何。恩格斯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和物质谁是第一性，

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哲学上又叫本体论的问题。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二是意识和物质有没有同一性，即世界是否可以认识的问题，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则划分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弄明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本，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

物质和意识是最广泛的哲学范畴，是对世界上物质和精神两大类现象的最高概括。人类是有意识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同自然界、同人与人之间发生物质关系，同时又发生精神关系。这样就出现了交错存在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两类现象，发生了人们的意识和周围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到底是个什么关系的根本问题。这个关系问题弄清楚了，一切问题就会云散天开；这个问题被弄翻了，一切问题都会沦为一笔糊涂账。因此，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就成了世界观的最高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和内容，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对这个问题处理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人们一切实际活动的成败。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意识和物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回答根本对立。一切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现象的本原。意识是随人类而产生，有人类以前自然界就存在，有人类以后，也是人亡物在，物并不因人亡而亡。而且人自身就是物质的，意识则出自人脑，人脑又是物质的。（这在外国如狄德罗、费尔巴哈，在我国如张载、王夫之等唯物主义者莫不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在本体论上更是坚持这样的看法。）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证明着唯物主义世界观

的这根本出发点的正确性。一切唯心主义则总是抱住精神是世界本原的观点不放。客观唯心主义主张世界是“天”设的、神造的，人也是上帝主宰的，或者说是由什么“绝对理念”“外化”的，而这一切又都是出自他们的臆想，或者是把人们的一些愚昧无知、宗教迷信现象，从世界观上加以理论化，如德国的黑格尔、中国的朱熹等的哲学就属这一类。主观唯心主义就更露骨地宣称“万物皆出吾心”，“存在就是被感知”，硬说世界无非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是自我感觉的结果，认为世界是什么，全是从人的感觉而起的，是因人的意识而显现的，我意识到的就有，意识不到的就没有。我看是啥便是啥，我看不是就不是。似乎离开人的感觉、意识，世界就无所谓存在了。如英国的贝克莱，中国的王阳明等的哲学就属于这一类。在现实生活中，如信奉宗教、迷信、鬼神，相信命运等，就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四人帮”鼓吹的唯意志论、天才论、实用主义、英雄史观等，就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总之，他们在哲学基本问题上，都把精神看成是世界的本质和本原。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证明其本末颠倒的荒谬性。

哲学上的一切派别，归根到底，不是属于唯物主义一派，便是属于唯心主义一派。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都是一元论的，即要就是物质是唯一本原，要就是精神是唯一本原，根本没有调和余地，这也就构成了哲学上鲜明的党派性。哲学上也有讲二元论的。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把物质和意识都说成是世界本原，想把两者撮合起来；有的则表现为动摇于两者之间，模棱两可。这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一种是企图超越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之

外，另外标榜一个什么主义（比如现代资产阶级鼓吹的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等）取而代之。其实这些中间派或超越派，实质上都无非是唯心主义的另一流派，只不过是换了个同唯物主义斗争的花招罢了。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世界是否可以认识，亦即物质能否为意识所反映的问题。唯物主义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出发，坚持可知论，认为认识就是意识对物质的反映，不论是如实的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是意识对物质的反映。而且一切被暂时歪曲了的，终究是能够被端正过来的，一时看不清的，终究也会弄明白的。从这里也就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唯心主义有可知论的，也有不可知论的。如前所述，他们的可知论，从所谓精神第一性出发，武断世界就是某种精神的产物，或者干脆就是自我感觉的结果。虽则承认可知性，但却是从“心”、从“神”出发的，因而是荒谬的。另一种宣扬不可知论，他承认意识之外有物质世界，但人只能知道自己的感觉、意识，无法认识意识外的世界，这种论点，究其实质还是只讲唯心，不讲唯物，仍是唯心主义的（如德国康德的二元论）。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对一切都抱怀疑的人，不相信自然界某些特异现象终能作出科学说明的人，以及只相信运气，不相信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人等等，虽未形成某种理论体系，但从世界观上说，实际都是把世界看成不可知的。

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讲的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关系，既有一个谁决定谁的先后主从关系，又有一个后者对前者发生何种作用的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而第一个方面则是最根本